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法国文明史

第　二　卷

〔法〕基　佐　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法国文明史

自罗马帝国败落起

第二卷

〔法〕基佐 著

沅芷伊信 译

商務印書館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文明史(第二卷)/〔法〕基佐(Guizot, F. P. G.)著;沅芷,伊信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ISBN 978-7-100-06466-8

Ⅰ. 法… Ⅱ. ①基…②沅…③伊… Ⅲ. 文化史—法国 Ⅳ. K56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849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法 国 文 明 史
自罗马帝国败落起
第 二 卷
〔法〕基佐 著
沅芷 伊信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466-8

2009年3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0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1 3/8
定价:21.00元

第　二　卷

目　　录

第十六讲…… 1
第十七讲 …… 25
第十八讲 …… 47
第十九讲 …… 76
第二十讲 …… 98
第二十一讲…… 130
第二十二讲…… 151
第二十三讲…… 182
第二十四讲…… 206
第二十五讲…… 226
第二十六讲…… 243
第二十七讲…… 264
第二十八讲…… 284
第二十九讲…… 310
第三十讲…… 33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F. P. G. Guizot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FRANCE

From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本书根据 1908 年 George Bell and Sons 出版社英译本译出

第十六讲

从六世纪到八世纪，一切世俗文学都消失了，留下的只有宗教文学——这一点在这个时期的各种学校和著作中非常明显——1. 关于六至八世纪高卢的各种学校——大教堂学校——乡村学校——修道院学校——它们在那里讲授什么课程——2. 关于当时的一些著作——文学的一般性质——它已不再是纯理论的，它还特别追求科学和知识的享受；它已成为务实的；知识、辩才、著作已被作为行动的手段——这个特点在思想上的影响形成这个时期的智力状态——它几乎不产生任何著作，它没有严格说来的文学；但各种思想仍然是活跃的——它的文学存在于布道辞和传说中——主教和传教士——第一，关于阿尔勒主教圣·塞泽尔——关于他的布道——第二，关于传教士和卢绥尔修道院院长圣·高隆班——这个时期宗教辩才的性质

先生们，在研究四、五世纪高卢状况[①]时，我们看到有两种文学，一种是宗教文学，另一种是世俗文学。在人和事两方面都有显著的不同；世俗人士和宗教界人士都在进行研究、思考和著述，但前者研究、思考和著述的是俗人的问题，后者则是宗教上的问题。宗教文学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但尚未一统天下，世俗文学仍然存在。

① 第一卷，第四讲至第五讲，第91页至139页。

从六世纪到八世纪，已不再有任何世俗文学；宗教文学已独占天下；只有教士在那里研究和著述；但他们研究和著述的，除了少数例外，都只是宗教问题。这个时期总的特点是智力在宗教方面的集中发展。这一事实是非常明显的，不管我们注意的是仍然存在的那些学校的状况，还是流传到我们手中的那些著作。

你们可以回想一下，四世纪和五世纪都不缺少由世俗势力设置并讲授世俗科学的世俗学校和世俗教授。我提到过的所有高卢的大的学校都属于这一类。我还向你们指出过，那时那边还没有教士学校，而宗教教义，虽然日益深入人心，尚无法定的正式的机构进行正规的教学。到六世纪末，一切事物都变了样。那时世俗学校已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有教士学校。特里尔、普瓦捷、维也纳、波尔多等等的大的市立学校都消失了；代替它们而兴起的是叫做大教堂学校或主教区学校的那些学校，因为每个主教辖区都有它自己的学校。大教堂学校也并非总是单独存在的；我们在某些主教辖区里，看到有另一些学校，它们的性质和来源我们尚未确知，大概是某些在变形过程中使自己永存下来的古老的世俗学校的残余。例如，在兰斯这个主教区内，在离教区中心相当远的地方就有一所声望很高的穆宗学校，虽然兰斯已有一所大教堂学校。大约在这同一时期，教士们也开始在地方上创立另一些旨在培养青年牧师的教士学校。529 年，韦松宗教会议强烈建议推广乡村学校；可实际上它们发展得很不均衡，有些主教区里创立了许许多多，而另一些主教区里却几乎一所都没有。最后，在各大修道院里还有一些学校；其智力的训练分为两类；某些最著名的修道士既对当地的全体教徒也对正在修道院里培养的年轻人进行直接的教导。此

外，在许多修道院里还有这样一种习惯，即修道士们在听了必须要听的讲课之后，还得就讲课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这种讨论已成为智力发展和教学的一种有力手段。

从六世纪到八世纪中叶，各主教区区立学校中最兴旺的是设在下列各地的那些学校：

1. 普瓦捷。在主教区的各修道院中有许多学校，在普瓦捷本地的，在利居日的，在昂西翁的等。

2. 巴黎。

3. 勒芒。

4. 布尔日。

5. 克莱蒙。该市另有一所学校，人们在那里讲授狄奥多西法典；这种值得注意的情况，我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过。

6. 维也纳。

7. 索恩河畔沙隆。

8. 阿尔勒。

9. 加普。

这同一时期最兴旺的修道院学校是设在下列各地的学校：

1. 弗朗什－孔泰的卢绥尔。

2. 诺曼底的丰特奈尔或圣范德里尔；该校约有三百个学生。

3. 诺曼底的西杜。

4. 苏瓦松的圣梅达尔。

5. 勒朗。

要扩充这张名单是很容易的；但修道院学校都遭受过兴衰的变迁；它们在某一个著名修道院长主持下兴旺起来，而在他的继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者手里衰落下去。

甚至在一些女修道院里，对学习也是很重视的。圣塞泽尔在阿尔勒创办的那所女修道院里，六世纪初容有二百个女修道士，其中绝大部分从事于抄书工作，有时抄宗教方面的书，有时甚至也抄古人的著作。

世俗学校之变成教士学校已完全实现。现在让我们看看在这些学校里讲授的是什么课程。我们往往会在它们那里看到过去在世俗学校里讲授的那些学科的名称，如修辞学、论理学、语法学、几何学、星占学等；但这些学科除了与神学有关的以外，显然都已不再讲授了。这是教学的基本原则：一切都变成圣经的注释，历史注释、哲学注释、寓言注释、道德注释。它们只希望把学生培养成牧师；一切学习，不论其本质如何，都被导向这个结果。

有时候他们甚至走得更远：他们反对世俗科学本身，不管他们把这些科学作了什么用途。六世纪末，维也纳主教圣迪齐厄尔在他的大教堂学校里讲授语法学。伟大的圣格列高利为此尖锐地责备他。他写信给他说："一张专供赞美上帝用的嘴竟为赞美朱庇特而开，这是不适当的。"我不确切知道对上帝的赞美或对朱庇特的赞美与语法学有什么关系；但显而易见的是，把世俗的研究贬低了，虽然它是由教士们进行的。

这种事在书面文献方面也可以看得见，而且更加清楚。不再有哲学的深思，不再有精湛的法理学，不再有文学批评；除了某些年代记、某些在我以后会讲到的场合写的诗篇之外，我们所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就只有一些宗教著作，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智力活动只能在这种形式下出现，只能在这方面表现自己。

出现了一种更为重要的但不大察觉得到的革命：不但文学变成了完完全全的宗教的文学，而且这种宗教性质的东西已不再是文学；已不再有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在希腊、罗马和罗马帝国覆亡以前的高卢的最美好的时代，人们研究和写作是纯粹为了研究和求知的悦乐，为了使自己和他人获得理智方面的享受。文学对社会、对实际生活的影响仅仅是间接的，它并不是著作者的直接目的；总之，科学和文学基本上是不谋私利的，它们专心致力于探索真理和美好的东西，满足于发现它们、享受它们，而决不妄求得到更多的东西。

而在我们现在所研究的时代，它并非如此。人们不再为了获得知识而学习；他们不再为了写作而写作。写作和研究都具有实际的性质和目的。凡是投身于这方面的人都希望对人们发生直接的作用，调节人们的行动，使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改变信仰，使那些信神而并不实践的人有所改进。科学和辩才是行动的手段，统治的手段。已不再有不谋私利的文学，不再有任何真正的文学。哲学的、诗的、文学的、艺术的纯思辨和理论的性质都已经消失；人们所追求的已不再是美的东西；当人们遇到美的东西时，它起的作用已不再是仅供享受；积极的应用、对人的影响以及权威已成为现在一切脑力工作、一切智力发展的目的和伟业。

我认为，这是由于我们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时代的这个特点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因此而形成了一种错误的思想。我们看到那里几乎没有任何著作，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没有截然不同于实际生活的无私利的智力活动。人们由此而作出结论，而你也肯定已听说过这个话，你也可以到处读到，说这是一个冷漠无情、精

神上枯燥无味的时代，一个沉湎于各种物质力量的纷争的时代，在这种时代里，有才智的人是没有发展的，没有权力的。

先生们，事实并非如此！毫无疑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得上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不论是哲学方面，诗歌方面，或是真正的文学方面；但并不能由此而说没有智力活动。显然不是如此的。它只是以不同于其他时代的形式出现罢了，它也决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这是一种完全属于应用方面的和应付环境的活动，它并不致力于未来，也并不企图把文学巨著遗赠给未来，只想迷住或教导人们；现在，现在的需要，现在的命运，以及同时代人的利益和生活，这就是它给自己规定的让这个时期的文学全力以赴的活动范围。它只产生了少数几本书，然而它是丰富的，对人们的头脑有强大的影响的。

因此，原来听人说的并且自己也认为这个时期是枯燥无味和没有任何智力活动的任何一个人，当他知道我们在仔细考察后竟在其中发现有大量的著作时，都会大吃一惊，虽然这些著作的确并不十分重要，而且往往不很著名，但从其数量和其中蕴藏的热情来说，可以证明它是一个罕见的思想和丰产的运动。这些著作是布道稿、教训、劝告、讲经稿和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任何政治革命和出版自由都没有产生过更多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中，四分之三，不，大概百分之九十九都已失传：它们注定是在那个关键时刻作出的，几乎全部是当时即席写成的，很少由其作者或读者收集起来，所以大都没有流传下来；但留给我们的数量仍然不少，它们就成为一部真实而丰富的文献。

这个时代的布道稿、讲经稿、教训等可分成四类。一类是圣经

的评注和解释。这些关于公共信念的不朽之作引起了人们共同的兴趣，人们在其中到处看到善良的意图、暗示、教训和范例；他们在其中寻找隐蔽的意义、道德的含义、上帝的旨意或隐喻。最崇高的、思想最敏锐的人不断地在那里寻找能砥砺自己的某种东西；人们都贪婪地、热烈地接受了对他们所极为尊重的、对他们的行为和生活有实际利益的书的这种应用。

第二类布道书涉及原始基督教史和那些庆祝其重大事件的节日和庄严仪式，例如耶稣圣诞、耶稣受难、耶稣复活等等。

第三类包括用于诸圣和殉道者的节日的一些布道书；某种宗教的赞美词，有时是纯粹历史的，有时转变为道德的规劝。

最后，第四类是旨在把宗教教义应用于生活实践的那些布道书；也就是关于宗教伦理学的布道书。

我不想长期让你们停留在这种文献上。要真正理解它，要估计人类头脑取得的发展程度，要评价它对人类发生的影响，需要作长时期的研究，这种研究往往是冗长而乏味的，虽然是富有成果的。这些作品数量之多出乎意想之外，光是圣·奥古斯丁的就留下了三百九十四本布道书，另外有许多说教用的小册子，我们掌握的只有一些片断，还有许多则已完全失传。我现在只从这些人中选出两个可能被认为是这个时代活动的最忠实的代表，并将他们的雄辩的某些片断展示在你们面前。

有两类布道者——主教和传教士。主教们在他们几乎常驻的设有大教堂的城市里每周布道几次，有的甚至每天都布道。传教士主要都是一些修道士，他们巡视各地，既在教堂里也在公共场所和人群集中的地方布道。

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的主教中最著名的是阿尔勒主教圣·塞泽尔;传教士中最著名的是卢绥尔修道院院长圣·高隆班。我要尽力告诉你们关于他们生活和布道的大概的情况。

五世纪末的470年,圣·塞泽尔诞生于索恩河畔沙隆的一个早已以其虔敬著称的可敬的家庭里。他幼年时在智力和宗教两方面的倾向引起了沙隆主教圣·西尔韦斯特的注意。这位主教于488年给他举行了削发仪式使他献身于教士生活。他最初出现于勒朗修道院,在那里苦修了好多年,还常常在修道院内部担任说教和教学工作。他的健康因此而受到了损害;后来勒朗修道院的院长送他到阿尔勒去进修,501年他在人民的一致鼓掌欢呼声中成为阿尔勒的主教。

从501年到542年,他担任阿尔勒主教之职达四十一年之久。在这整段时期里,他是南部高卢最著名、最有影响的主教之一。他主持并指导了这个时期的几次最重要的宗教会议,即506年的阿格德会议,524年的阿尔勒会议,527年的卡彭特拉斯会议,529年的奥朗日会议,在所有这些会议中,讨论了关于教义和当时的教规的大问题,特别是半贝拉基教义的问题。看来甚至他的活动对政治也并不外行。他曾两次被逐出他的教区:一次于505年被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另一次于513年被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因为,他们说,他希望把普罗旺斯、特别是阿尔勒城让给他的诞生地勃艮第的国王。不论这个指控是否有确实的根据,圣·塞泽尔很快就被恢复原职,回到人们热烈地要求把他召回去的他原来的教区。

他在那里的布道有强大的影响力,这是他之所以著名的主要原因之一。他的讲道稿留传下来的约有一百三十篇,此数远少于

他实际撰写的。这些讲道稿可以分为我刚才指出的四类，而且由于足以反映对圣·塞泽尔的尊敬的某种情况，关于教义或宗教伦理学的讲道稿大大多于关于诸圣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寓言或颂词。现在我就前者中摘取几段来让你们了解这类文献和雄辩。①

在一篇题名为《劝告信徒们阅读圣书》的讲道稿中，圣·塞泽尔力劝信徒们不要完全献身于世俗事务，要监视自己的灵魂，要时刻挂念着自己的灵魂。

他说："亲爱的教友们，要照管自己的灵魂完全像耕种土地一样：我们在田地里拔掉某些东西，才能播种另一些有益的东西，我们对自己的灵魂也应如此……恶的东西应该铲除，有益的东西应该栽培；要拔去骄傲，代之以谦卑；要反对贪婪，培养慈悲心……任何人只有把田地里有害的植物清除掉，才能种上有益的植物；因此，你得先把自己灵魂里恶的荆棘和蓟草拔掉，才能种上善的神圣幼芽。我请求你告诉我，你甚至现在也说，你不能实行上帝的十诫，因为你不能阅读，那末，请告诉我，是谁教你如何修剪葡萄树和什么时候可种上一棵新树的？是你阅读过这方面的书呢，还是你听说过这件事？或是你已向能干的栽培者请教过这件事？既然你如此一心想着你的葡萄树，为什么你不能如此惦记着你的灵魂呢？我的兄弟，我请求你注意，有两种田地，一种是上帝的田地，另一种是人的田地；你有你的田地，上帝有他的田地；你的领地是土地，上帝的领地就是你的灵魂；那末，只耕种你的领地而忽视上帝的领地

① 圣·塞泽尔的大部分讲道稿插在《圣·奥古斯丁全集》对开本 1683 年版第五卷末奥古斯丁讲道稿的附录里。

对不对呢？如果你看到土地收拾得很好你就很高兴；那末，当你看到你的灵魂无人耕种而荒芜着时，你为什么不哭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靠着大地的果实只能生活少数的日子；因此，让我们把我们最大的注意力转向我们的灵魂吧……让我们在上帝帮助之下尽力劳动，以冀当他来到他的领地，即我们的灵魂里时，他可以看到田地已经耕种，并收拾得井井有条，让他看到那里长着的是谷子而不是荆棘，是葡萄酒而不是醋，更多的是小麦而不是稗子。”①

引用日常生活的比喻，一些熟悉的对句，颇能激起人们的想象力；圣·塞泽尔便大大地利用了它们。他劝告信徒们在教堂里行动规规矩矩，避免一切使人分心的东西，一心一意地祈祷。



他说，“亲爱的教友们，虽然在许多方面，我们在看到你们在拯救的道路上进展时往往感到很高兴，但仍然有些事情我们须得告诫你们，我恳求你们按照你们的习惯，乐意地接受我们的意见。我感到高兴，我要答谢上帝，因为我看到你们忠实地、成群结队到教堂里去听布道；但如果你们希望使你们的成就和我们的悦乐达到完美的程度，那么请你们早些到这里来：你们知道，裁衣师、金匠、铁匠为了提供人体所需要的东西都起得很早；而我们呢，我们往往不能在日出之前来到教堂恳求上帝赦我们的罪吗？……因此，我恳求你们早一些来……而到达之后，就要在上帝帮助之下设法防止任何不相干的思想在我们祈祷时悄悄地溜进我们的脑子里来，因为我担心我们嘴上念的是一回事、心里想的又是另一回事，当我们向上帝讲话时，我们的心都离开正道，飞到了其他各种问题上

① 《圣·奥古斯丁全集》，第五卷，第509、510段。

去……如果你希望向某个有大权的人力陈对你很重要的一件事，而你竟突然在他面前转过脸去并以各种琐事打断你自己要进行的谈话，那还有什么样的侮辱你没有对他犯呢？还有什么样的怒火他不会向你发呢？如果我们跟一个人谈话时竭力小心不想到其他事情上去，唯恐冒犯他，那末，如果我们向上帝祷告时，如果我们为了不幸的罪必须向上帝辩解时，我们竟让我们的思想开小差而掉过头去不看着上帝的脸，我们难道不感到羞愧吗？我的教友们，每个人都把祷告时吸引他思想的事物作为他的上帝，并且似乎把它作为他的上帝来崇拜……这个人祷告时想到的是公共场所，他崇拜的就是公共场所；另一个人祷告时心里看到的是他正在建造或修理的房屋，他崇拜的也就是他心目中看到的那个东西；另一个人心里想到的是他种的葡萄，再另一个人心里想的是他的花园……如果心里想到的是一种坏思想，一种违法思想，那他崇拜的将是什么呀？如果我们祈祷时让我们的思想飞到贪欲上去，飞到愤怒、仇恨、奢侈、奸淫上去，那我们崇拜的将是什么呀？……因此，我恳求你们，我的亲爱的教友们，如果你们希望完全避开这些使你心神烦乱的事物，那末让我们努力在上帝的帮助下做到永远不向它们屈膝投降。”①

甚至在讨论最崇高的问题时，在对他的听众讲述最重要的意见时，圣·塞泽尔布道的语调也总是朴质的、实事求是的，毫无文字上的矫饰，其目的只在于对他的听众的灵魂起作用。他希望激起他们从事慈善工作的热情和不断追求善行的积极的热忱。

① 《圣·奥古斯丁全集》，第五卷，第471—473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